

师范生散文选

当代师范生丛书
主编 郭河龙 袁征

HUANGHE
WENYI
CHUBANSHE

黄河文艺出版社



当代师范生丛书

师范生散文选

编选：程秀石

黄河文艺出版社

当代师范生丛书

师范生散文选(上)

郭河龙 袁征 主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巩县草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4.6印张98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 BSN7—5400—0233—6/ · 217

定价：(上下册)2.94元

当代师范生丛书编委会

主 编：郭河龙 袁 征

副 主 编：管珩祥 赵星景 程秀石 赵度山

钱宝善 陈元勋 姜兆滨

编委委员：王 灿 毛全民 韩中山 杨 萍

孙新民 李如齐 曹国君 孙鸿斌

刘成福 周春湘 杨兴国 赵长海

刘增录 洪根福

目 录

第一篇 为了家乡的腾飞

我热恋的那片故土·····	山东济南师范	张 岚	(1)
春月·····	洛阳新安师范	史 琼	(3)
雪街一角·····	吉林市师范	王 刚	(5)
卖糖葫芦的小女孩·····	吉林市师范	王 刚	(6)
故乡行·····	江西兴国师范	谢燕九	(7)
失落的风筝·····	洛一师	孟欣霞	(10)
石桥的思念·····	河南内乡师范	王文辉	(12)
雨夜·····	湖北武汉一师	谢惠琴	(15)
关于大山的闲话·····	河南内乡师范	樊 颖	(17)
游山海关·····	河北石家庄师范	霍琍英	(18)

第二篇 师生之间

月光下的小木楼·····	江苏武进师范	张学鸿	(21)
三笑·····	江苏高邮师范	韩顺贵	(24)
月亮的凝视·····	江苏武进师范	杨辉湘	(26)
临别赠礼·····	安徽肥西师范	刘蕴绍	(28)
在我心中有一片杨树林·····	河南内乡师范	李盛亮	(33)
啊,清凉的雨·····	江苏高邮师范	傅桂珍	(36)

第三篇 过去、现在、未来

小城掠影·····	陕西凤翔师范	吴万哲 (39)
维纳斯·····	陕西凤翔师范	强雪云 (41)
父与子·····	河南唐河师范	穆德惠 (43)
妈妈的枕巾·····	黑龙江阿城师范	王文学 (46)
回忆我的父亲·····	洛阳偃师师范	赵凤苗 (47)

第四篇 赠小读者

树叶里掉下来的童话·····	山东济南幼师	秦冬灵 (52)
小小的我·····	吉林师范	迟晓梅 (53)
杨树的眼睛·····	吉林浑江师范	赵二千 (56)
蒲公英·····	甘肃宁县师范	巩爱民 (57)
不需要听众·····	吉林长春师范	杨 梅 (59)
叶·····	江苏武进师范	王建春 (60)

第五篇 拥抱生活

银杏树与木槿花·····	河南平顶山师范	白 民 (62)
我们拥抱生活·····	河南濮阳师范	赵玉娟 (64)
拥抱生活·····	江苏泰州师范	万蓉萍 (66)
中秋夜·····	洛阳偃师师范	张旭宇 (69)
女儿国流行曲·····	江西吉安师范	林 军 (70)
路,在他脚下·····	安徽肥西师范	柯庆生 (73)
为了明天·····	浙江黄岩师范	梅法省 (77)
女子汉大丈夫·····	江苏泰兴师范	星 星 (82)

第六篇 思考与追求

中师生的思索·····	湖北丹江口师范	张 强 (85)
苦闷·思索与追求·····	河南潢川师范	刘胜凡 (91)
班里流行红皮鞋·····	山东泰安师范	池庆喜 (94)
春游的苦恼·····	山东莱阳师范	翟春林 (96)
雨丝·····	安徽六安师范	方昌华 (100)
我的祭文·····	江苏泰兴师范	夏永萍 (105)
钞票·····	湖北丹江口师范	郑立波 (106)
我的路·····	湖北大冶师范	刘国梁 (107)

第七篇 爱的情思

妈妈,我·····	吉林市师范	朱建光 (110)
湛河抒情·····	河南平顶山师范	黄金海 (113)
虹·····	河南平顶山师范	白 民 (114)
海之恋·····	吉林市师范	刘爱农 (117)
泪水·····	洛阳新安师范	史 琼 (119)
绿的情思·····	江西吉安师范	梁水珍 (120)
落叶·····	河南汲县师范	张 方 (124)
光柱·亮点·····	江苏宿迁师范	秦昌利 (127)
三问·····	贵州贵定师范	陈 健 (127)
晨·····	吉林市师范	李小玲 (129)
圆·····	江苏泰州师范	孔祥社 (131)
寻·····	河南信阳师范	李 丽 (131)
春韵·····	河南邓县师范	张占书 (132)

第一篇 为了家乡的腾飞

我热恋的那片故土

远远望去，一片挺拔的白杨林掩盖着一个小村庄。此刻，夕阳染红了一切，连各家屋顶上围绕的炊烟也成了红色。不一会儿，就会听见大人们焦躁的喊声：“回来啰——吃饭了——”这声音还未散去，便看见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孩子们，嘻笑着，伴着鸡飞狗叫奔回家。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故乡——戈壁滩绿洲。

我出生在戈壁滩，是在她的臂弯里长大的。她的一切都使我难以忘怀。就象是蝴蝶飞过花丛，象清泉流经山谷。每当忆及戈壁的沙滩，我就禁不住涌起愉悦之感，在记忆的心屏上，那里的一切，恰似流光溢彩的画页，也似一阕跳跃着的欢歌。故乡为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我将最真挚的感情献给对故乡的回忆。

戈壁滩是绿色和黄色的交融。绿洲外的沙漠，沙漠中的绿洲，装载着我欢乐的童年。我不明白，在戈壁滩，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歌；我不清楚，在戈壁滩，自己曾留下了什么值得我时时不忘？是那个野花编成的花冠，还是林中自己搭的小草棚？是贪恋沙枣的美味，还是……故乡啊，您能回答我吗？

戈壁滩并没有被美丽女神冷落。在这里有冰雪溶化、小溪欢唱；有花香鸟鸣、树芽吐绿；也有金色麦浪、累累果实。的确，

在这方土地，你找不到巍峨的高山，找不到静谧的湖水，更找不到繁华的街市，霓虹灯的变幻。她的美，只有热恋她的儿女才能欣赏到。茫茫大漠，仿佛与天连在一起。在天地相连的地方，有一支缓缓行进的驼队，那悦耳的驼铃声回响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戈壁滩独特的美。我迷恋大漠的广阔，迷恋步履悠闲的驼队，更迷恋始终萦绕在耳畔的驼铃声。啊，这一切怎么依旧这样清新？仿佛是昨晚一个美好的梦。

最使我难忘的，是放学后挎着小篮子去林间采蘑菇。小小的蘑菇并不嫌弃戈壁绿洲。一场大雨过去，它们都争着探出小脑袋，白亮亮的，真招人喜爱。我爱抚地看着小蘑菇，真不忍心碰它们一下。可小伙伴们却采得很起劲儿，哪一次都比我采得多。采完后，大家一同到井边去洗。洗完了，我就发现自己篮中的蘑菇比原先多了许多。于是我说：“看，小蘑菇吸饱了水，把小篮子都涨满了。”他们听了只是笑。啊，小伙伴们，现在我明白了，可我再也不能和你们一起去采蘑菇了！

“总希望有那么一天，回到你的身边。重温儿时的欢乐，再挎起那个小竹篮。……”每当我吟诵起这首自己写的《乡恋》，便会升起游子远离母亲的那种感情。故乡，你是否还记得那个穿着花裤子的小姑娘；小伙伴们，你们是否还在想念我这只离群的小燕？可我却忘不掉——伙伴的笑闹，故乡的气息。

戈壁滩是绿色和黄色的交融。绿色代表生命，黄色代表阳光；绿色铺设现实，黄色照亮理想。我永恋——绿色和黄色交融的故乡！

（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 张岚）

春 月

眼头活的人早就辞去了民办教师这个职业，另谋生计，发家致富了。和春月一起进学校教书的云云，前年和爱人到县城开了个“美容理发店”，已成万元户了。春月还是拿着她的三十二元整，和小孩子打交道，劝她改行的人不少，可她总是轻轻摇头，要不就是一笑了之。当然，最不满意地还是她的丈夫罗志强，去地的时候，一个人从这头到那头，连个说话的也没有，整天对着庄稼苗苗，看着人家地里都是夫妻双双，有说有笑，他怎能不生气呢？瞧着这个办养鸡厂，那个办罐头厂，这家盖平房，那家盖小楼，自己家里还是爹妈留下的那两间旧房子，他能不眼红吗？妻子漂亮，有文化，能娶到她真不容易，有多少人羡慕自己，要说该满足了，可她就是不懂形势。他爱她，不能对她发火，只能百折不挠地劝说，道理讲了一火车，利害关系也分析得很清楚，好话当然没少说，可春月就是不答应。丈夫揶揄她“抱着个又破又旧的本饭碗死不丢”。

好容易盼来了星期天，春月早早起了床，张罗起早饭来，志强抱着生病的孩子，愁容满面，看着妻子苗条条的身姿忙碌着，真是又爱又恨，说：“你到底图个啥呀？现在日子都没法过了，你要是回来帮着点，咱们不会比别人差，凭你那剪裁手艺，办个剪裁学习班，一个月起码也挣个三、四百块。你领着家里，我跑点生意也成啊……”春月走到丈夫身边，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头，柔声说：“别急，把那点鸡蛋

卖了吧。”

春月挎上半篮子鸡蛋上了路，搭上公共汽车，只一会儿就到了县城。东头不宽的街面上摆满了地摊儿，卖松花蛋的、咸鸭蛋的，韭菜大黄豆什么都有。她走到一个卖鸡蛋的地摊前，俯身问道：“大婶，这鸡蛋多少钱一斤？”

“你要多少？价钱好说，保你满意。”老太婆满脸堆笑，忙不迭地说着。待她看到春月篮子里的鸡蛋，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白了她一眼，不吱声了。

春月咽着满腹的委屈，没走几步，又碰上了同村的一群媳妇，想躲也来不及了。

“春月，你也来卖鸡蛋儿？”胖大嫂抓住春月篮子边，惊奇地质问，简直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春月困窘极了，不知该说什么好。

几个媳妇大声说笑着走开了。

春月拢了下耳边的头发，焦急地瞧了瞧四周。唉！孩子病在家里，等着抓药，不能老这么转下去啊。

胳膊被一个时髦女郎挽住了。原来是云云。

“叫你几声都不答应，想啥呢？”云云咯咯笑着嗔道。

“哦，云云，你比以前又年轻了几岁。”春月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云云穿着天蓝色的乔其沙连衣裙，皮肤比以前白了、细腻了，浑身充满了活力。

“鸭子打扮不成鹅，再打扮也比不上你。”云云笑着谦虚地说，“早就想回去找你聊聊，忙得要命，店里成天挤满了人，没一点时间。哎，春月，来我们店里吧，辞了那个民办……”

春月浅浅地笑着，并不说话。

“这么热，回家吧，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哩。”云云亲昵地说。

“不了，小亮有病在家里呢。”

“孩子病了，要紧吗？”云云关切地问。她看见春月竹篮里的鸡蛋，立刻明白了一切，伸手接过春月挎着的篮子，说：“邻居李医生正托我给他买呢。”把三十元钱塞到春月的口袋里，诚恳地说：“春月，孩子看病要紧，如果不行的话，明天抱孩子来县医院看吧。”

临别时，云云拉着春月的手，说：“别糊涂了，春月，那件事你想一下，啊。”

告别了云云，离开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春月挤上了公共汽车，此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快回去给孩子看病。

（新安师范八七二班 史琼）

雪街一角

季节的边缘，雪花，迫不急待地飘落，象是要急于掩盖什么。小街上，早已不见花裙子柔姿衫流泻的曲线，孩子们的笑声依旧象风儿一样飘过。

你蜷坐着，在新竣工的楼群一隅，在小街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如一尊静态的浮雕，任凭雪花从你的额前滑落，覆住褐色的老年斑，缀满你的衣襟。你久久不动，偶有路人投来诧异的一瞥，带疑问的目光似乎含着暖意，街景在你的视野中迷朦如往事，远处几个兴致勃勃堆雪人的小女孩，那

纤巧的身影是你凝视中唯一的风景。

小街，雪停了。

街面上，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雪花，多象银色的地毯。老人，你还不回家吗？身后某一栋楼的某一个房间，不也铺着厚厚的地毯吗？那是你儿子的新居，却疏忽得忘记了给你留下一小块安身之所吗？

你蜷坐着，手中的一根拐杖，象一枚问号，标在漫不经心的雪街，标给楼厦林立的都市；纷落的雪花，怎么也掩盖不住，反而愈加醒目……

卖糖葫芦的小女孩

清脆的嗓音如冰凌，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挂上每一户人家的屋檐，便有孩子们酸津津的渴望，缠着妈妈从你那里买回一串红通通的欢乐。

你也曾有绿色的梦想，却被乡野冷冷的风，藏起了书包，不许再走上通往校园的小路。你默默地分担母亲的叹息，走出小村淡淡的炊烟，把从枝头采回来的一颗颗酸涩，用清冷的日子串起，裹上糖浆。走进变得雪白的街市，迎着人们的笑靥，在汽车喇叭立体声音箱的嘈杂中，注入几个清纯的音符。

远山总使你想起故乡，想起被父亲因几十元彩礼而强迫嫁出的姐姐，想起一辈子也没能走出大山的奶奶，你似乎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甜甜的日子中也有酸酸的滋味。一如这串串糖葫芦。

（吉林市师范学校八六级一班 王刚）

故 乡 行

汽车在公路上奔驰着，风夹着雨点“叭、叭、叭”地打在车窗上。窗外，一片片绿油油的田野，一株株开满红花的桃树，一棵棵婀娜多姿的杨柳匆匆而过。

突然，一个白点跃入了我的眼帘，近了，哦，原来是一群洁白的鹅。你瞧那领头的一只，昂着头，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走着，那神气，仿佛是个得胜的将军。刹时，它变了，变成了小白。十年前，小白也是这样神气地走在我前面，红卫兵阿强奔过来抓住就打，我扑过去拉住阿强，求他别打，他狠狠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奶奶听到我的哭声，忙从菜地里赶过来，阿强只甩下一句“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便扬长而去。奶奶无可奈何地提起已死的小白，安慰着痛哭的我。我抚摸着小白洁白的羽毛，回想着姑姑把它送给我，作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时的情景。那时奶奶要把它杀了，我不让，因为我爱它那洁白的羽毛。生产队不让割田边的青草，我便不顾劳累，每天坚持和奶奶到遥远的山里去拔些草，在家喂养，小白成了我唯一的伙伴（因为那些小朋友说我是臭老九的女儿，所以都不愿理我）。没想到，第一次出门就……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把小白那身洁白的羽毛埋在门口那棵苦楝树下。

于是，我又开始了孤伶伶的生活。

一天，我正一个人玩着“过家家”，“你从城里来，对吗？”一个细小的声音问我，我回头一看，见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小姑娘，奶奶说她叫小丫，比我大两岁。我点点

头。她又说道：“阿强说你是臭老九的女儿，叫我们别理你，我看你不坏，我和你一块玩吧！”我感激地“嗯”了一声。

从此，我便整天跟着小丫去放牛。早饭后背着午餐的干粮出发，下午才回来。由于小丫跟我玩，她过去的小伙伴都不理她了，但她不在乎。

可是，命运似乎有意要和我们过不去，就在我感到无比愉快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

那天，我们和往常一样，每天带两只红薯，一茶缸灰灰菜，（我们小孩是不能喝稀饭的，稀饭要留给做工的大人喝，奶奶说他们从早忙到晚，不吃点饭是支持不住的。）赶着三只生产队的牛上山了。我最讨厌吃灰灰菜，又苦又涩，没油没盐，每次都是强咽下去。可那天的灰灰菜好象更不好吃，第一口就被我吐了。小丫见我这可怜相，笑着说：“灰灰菜好吃呢，不吃可不行。”边说边端起我那茶缸灰灰菜吃了起来，把她的红薯却给了我吃。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赶忙多煮了些红薯，叫我给小丫送些去，我高兴地来到她家门口，一阵凄凉的哭声吓了我一跳，我正要进去看看为什么时，小丫的妹妹小英拦住我，哭着说：“小丫吃了有毒的东西，死了。别进来，你会怕的……”我扑进奶奶的怀里，伤心地哭了。（后来我才知道，小丫是食物中毒而死）我把红薯轻轻地放在了小丫的坟上。

此后，我更加孤独，还常听到一些小伙伴饿死的事，内心十分害怕，整天坐在门口盼望妈妈快来接我。

一年后，妈妈终于来看我了。她见我瘦得皮抱骨头，很是心痛，答应把我带回城去，我告别了小丫的坟，离开了这

穷山沟……

至今整整十年了。叔叔写信说家乡变了样，要我们回家看看，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登上了通往故乡的汽车……

突然，我的身子向前一顷，我惊醒了。听其他旅客议论，才知道到家了。

我跳下车，看到一幅优美的乡村春景：田野是绿的，大山是绿的，村里的树木是绿的，连村里那一幢幢的红砖瓦房也映绿了。由于雨刚停，这一切更是绿油油……

我寻找着记忆中那幢低矮的平房，可除了厕所和猪圈是平房外，其他都是新盖的楼房了。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位姑娘朝我走来，我忙迎上前去问路，“格格、格、格、……”她大笑道：“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小英呀！”我一愣，瞧她那丰满的身材，红红的脸蛋，明亮的眼睛，乌黑的秀发，哪象当年那个小英呀？我俩说笑着来到一栋大瓦房前，奶奶、叔叔早已在门口迎候。

奶奶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就在这儿住下算啦，这里再不吃灰灰菜了，保你不饿饭！”“人家还要去上大学呢？哪里就在你这儿住下？”叔叔接口说。“哈哈哈哈……”欢笑声充满整个房间。

（江西省兴国师范八四班 谢燕九）

失落的风筝

借着春的媒介，心中的自信和按捺不住的兴奋，终于被熟悉亲切的故乡接纳了。我站在山野之巅，双手托起我的寄托和期待，面向悠悠白云，撩起炽烈的情愫，准备放线了——

这一瞬间，我的心沉浸得湿润、掺着透明。很激动，真的，我很激动。我是站在故乡的最高峰上——久违的故山！为着实现渴望已久的愿望，为了弥补心中那曾失调的平衡，于是我回来了，站在这故乡的最高峰，融在早春的气息中……

哦，我要放线了，我的风筝要飞向空中……可是，我的视线突然凝固了：那是什么？那一片模糊的涌动？近了，近了，山脚下，那一群奔跑的小学生。他们，真的来了？！

一丝不容回避的忆念把我带回到了昨天。

昨天，是星期五。为了我心中的风筝，我请假回来了。我在精心制作风筝——一个由几片叶子组合的风筝。找竹管、铁丝、纸张，粘、涂颜色……我忙碌着。一直呆在一旁看着我干这干那的小妹忽然说：“姐姐，明天让俺班的学生和咱们一块儿去放风筝吧！”我不经意地说：“让他们去干啥？他们会去吗？”“哎呀，姐姐你真是！他们肯定会去的，俺们都不知道放风筝是什么样……姐姐你答应吧，去很多人，那会很热闹的。啊？答嘛，姐姐，说呀！”这个九岁的小妹摆了一串理由，竟又撒起娇来。我笑了，望着可爱的小妹。是的，我没有这份天真，只有一颗希冀的心，然而我还是笑了。